



疫情,让我紧握故乡的手

吕焯

好久没有安静地读完一本小说了。往年春节总有那么多的觥筹交错,今天在这家明天去那家。年迈的母亲见我每晚酒气熏天地归来,虽然没有责怪,但总是担心我喝坏了身体。

我解释,这些都是发小老友,平时五湖四海地混饭吃,难得春节回家能见个面,不喝上几碗实在说不过去。

在外游荡久了,虽然每年回家,但家乡的一切除了亲情其他都是陌生的。陌生的长辈们,我只记得他们年轻时的笑脸,对他们的逐渐老去没有一点概念,他们脸上的每一处风霜对我都是陌生的;对那些晚辈们,我更无从谈起,只有从他们稚嫩的脸庞里寻找他们父辈容貌的痕迹,然后猜测他们是谁的后人。所以回到故乡,我除了陪母亲聊天,就是寻找我的发小们消磨时光。这些发小,事实上刚开始我们也是陌生的,但我们的底色是一致的,我们有在一起生活了20来年的生活记忆。

2020年的春节,我是在去年腊月廿七回到老家的,离武汉封闭管理还有两天。我母亲居住的村庄跟往年没有什么区别,家家户户都准备过大年,村祠堂里老人们坐着聊天,看电视的看电视,打牌的打牌。母亲早早地整理好我回来要住的房间,空了也会到祠堂里坐坐,那里是老人们的文化交流中心。武汉要封闭管理的消息,也是母亲道听途说后回来问我:封闭管理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简单地告诉她,住在城里面的人不能出来,断绝一切与外

界的联系。母亲善良地说,那他们吃什么呢?我说,生活所需的肯定能解决的,这次封闭管理的目的就是不让那里的人流动。后来,我陆续从新闻上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席卷武汉,更可怕的是这个病毒还可以人传人。

武汉封闭管理后的第二天,也是除夕日,朋友圈都在说着这件事。为了不耽误年初七去单位上班,我决定住回城里去。母亲欣然同意。

我们都无法预见,这个假期会因为疫情被拉得越来越长。因为疫情,母亲的那些亲戚年后也都不能走动了。母亲没有了年后迎来送往的忙碌,获得了难得的轻松。母亲跟从省外赶回来过年的弟弟一家,每天蜗居在村里。我住在离母亲50公里外的金华。到后来,我住的小区也只留一个口子进出了。

年初三,我跟母亲通电话,我让她注意安全,安心待在家里少走动。她突然告诉我,我的表姐年初一支援武汉去了。那时候,我的诗歌朋友圈,满屏都是抗疫诗。那些看一眼就让人心虚的,我的心随你去武汉的口号开始充斥市场。我想我必须写点什么,我会选择自己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写出自己满意的诗歌。

我随后联系了表姐,她叫我不添乱,她知道我是记者,怕我把她的事迹报道出去。她告诉我她刚到武汉时,前面12天没有休息日,后面每两天休息一天。因为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他们只能少喝水少吃东西,每天回到宿舍都累趴下

了。我经过多天构思,写下了《姐姐明天去武汉》。

因为疫情,我们的假期延长了14天,我们拉长了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因为疫情,我们减少了走动,一些温暖的话语和问候都通过互联网传递。这让我有时间去思考 and 整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跟故乡发生的种种关联。

木坦,是永康的一个村庄,一个采石头的村庄,采石场遗迹让我震撼。

五峰书院,是永康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地标,南宋时的朱熹、吕东莱、陈亮都在此讲学。登临五峰,是每个永康年轻学子的向往。在我年少时,我每年都会去此地踏青。我离开永康20多年后,重游五峰,终于找到了五峰留给游子的另一道山门。

我深爱故乡的一草一木。在这次超长的假期里,母亲终于熬不住开始担心她的一亩三分地了,开始担心她的马铃薯。于是,就有了我的组诗《春天陪母亲想念农事》。担心误了马铃薯的种植期,我跟母亲把马铃薯的种子搬到了阳台,阳台里有春天的阳光。这些种子抢先在我的诗行里种植。

2020年,有一个难忘的春节,也有一个难忘的假期。在这21天的假期里,我安安静静地看完了一本25万字的小说。完成了一组诗歌的整理和润色。最后,祝愿武汉的疫情早日结束,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也早日平安凯旋,也祝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早日回归幸福的生活。祝愿祖国一切都好起来!

口罩

应春柳

2020年,人们以宅家的方式迎接春节的到来,以往的走亲访友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取消了。即便出行也必须戴口罩。

1月27日,永康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那几天,永康人的微信朋友圈传得沸沸扬扬,大家四处打听、求证。

其实,在官方消息没有公布前,作为医护人员的我就收到很多朋友的消息。听说永康也有新冠肺炎病人,大家求证心切可以理解。可是,感冒了自觉戴上口罩的人有多少呢?一个喷嚏,不知多少病毒随着飞沫喷涌而出,惹得身边的人捂住口鼻避之不及。

记得17年前,非典来临,虽然永康未出现确诊病例,可一时间戴着口罩的人比比皆是。而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口罩又再次成为紧缺物资。一直以来,口罩的防护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可以防止病人携带病菌的飞沫四处扩散;另一方面,可以预防吸入空气中的飞沫。可是,大家往往只看到了后者,忽略了前者。

想起6年前去台湾医院学习,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里的感冒病人都很自觉地戴起口罩。为什

么作为医护人员的自己之前没有这个意识?后来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就戴着一个口罩去上班。可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同事们用异样的表情看了看我,问我怎么了。

我说感冒了,怕传染给别人。同事们纷纷竖起拇指,又有些不以为然:有这么严重吗?

去隔壁办公室的时候,一同事见我戴着口罩,好奇地询问。我说,重感冒,防止传染。本以为他会夸我几句,没想到他哈哈大笑:你不戴没事,因为我不怕传染!为什么?我问。他说,这两天他也重感冒了。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单位里演出,邻座就是此兄!这样危险的距离,我记得那天回家后我就一个劲地打喷嚏,很快,我的先生也开始打喷嚏。现在细细想来,推断感染源就是他。

此兄还笑着说,那天开会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同事第二天也高烧不退。我说:你还好意思呢。原来,我们一家的感冒病毒来自于你!亏你还是个医护人员,自己重感冒了为何不戴口罩,害得这么多人被感染了。

我们哪有这样的习惯,戴口罩

麻烦不麻烦。同事振振有词地说,戴着口罩,要清除分泌物多有不便,再说了,戴上口罩人家还以为你患了重病。

我就这样戴着口罩上了三天班。也许是因为同事们的自身免疫力强,也许是这个口罩起了很好的隔离作用,反正这次和我同办公室的人一个也没有被传染。

几天后,我的先生说这次重感冒的病毒甚是了得。可不,他办公室的人也轮流感冒了。我说,那是你不戴口罩的缘故,你看看我自打戴口罩后,办公室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感染。而你,一个喷嚏肆无忌惮地打出去,把携带的病毒四处传播,好意思吗?下次记着,感冒了就戴好口罩,别祸害了人家。

当非典、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原本健康的人无奈地戴上口罩以防万一。可为什么当自己成为传染源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想到戴上口罩防止传染他人呢?倘若这次新冠肺炎患者一有症状就戴起口罩,这次的疫情是否就不会蔓延成这样?感冒的人自觉戴起口罩这一点,在非典后仍没有引起人们重视。那么,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呢?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春日读书 (外一首)

柯平

今天我只读了一会儿书 花香
令我感觉疲倦。
青蛙鼓噪 水光明净。
没有邻家女孩来回采花的窈窕影子。
我是试图在火焰里舀水的人。
是田垄边蚕豆花的表兄。一边读书
一边用眼睛观察自身变化 脸上的
还有骨子上的 像一面三棱镜在桑荫里
为自己曲折发光。

这光芒在现实的边缘摇摆不定。
我读过的书 有着干戈
与玉帛光泽的。我注意到
具体背后的抽象
河流并不比它更深。
我神往老虎的尊严 山岳的毓秀
以及孤独所唤起我的
不容置疑的敬畏。
在世俗的轮辐深深印上痕迹的
这片净土。
文字能改变什么呢?
文字能改变存在
和国家内部的结构。

这是阅读中的春天的山水
使我恢复过来的
一个信念。我已经看到那再度降临头顶的
理想之环的光芒。
我从膝头拿起书 以一种更为舒适的姿势
埋首其中。
你总在改变自己
我改变了吗 我一点也没有觉得。

菜场里的诗人

从猪排的阶梯走下 仿佛明亮光线里
突然出现了幽灵
木瓜、豆荚,再加一点《诗经》里的苜蓿
他买了满篮子蔬菜 身不由己
又朝人造食品的摊子涌去
生活真难啊
既要保持皮肤的湿度 又要柴米油盐
走到市场门口 他在鲈鱼眼睛里
看见魏晋风度 他发出惊呼
他写下献给张翰的诗句 但运龙虾的飞机
将他纯情的吟唱打断。

不行,通不过

吕焯

清晨 有雨
我独步公园抄近路去单位
路上一戴口罩的大妈拦住我
指着我说通不过
我悻悻然 难道公园又翻修了
不管 继续往里闯
走了一段 路面开始有一些积水
还可以蹚过去 再往里走鞋子进水了
我突然醒悟 大妈是指着我的鞋子说
不行 通不过
多么简洁的提醒
多像今天的早晨 有雨
只是轻轻地迷惑地下着